

也談《雲間十一家山水》卷

一件看似完整的書畫作品，往往曾經多次裝潢、題跋、鈐印，並數度輾轉於歷代收藏家之手，才成為今日所見的樣子。

而透過書畫上之印章、題識與裝裱痕跡的推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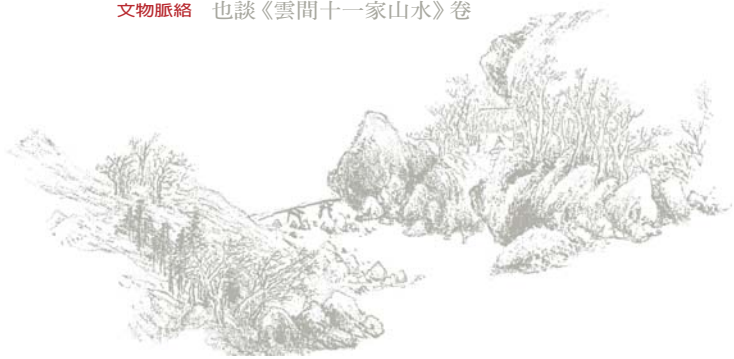
正可作為還原書畫原貌、釐清收藏脈絡之具體線索。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一卷由明末松江地區十一位畫家的小品合卷，名為《雲間十一家山水》卷。

此卷由幾個小段裱褙而成，每一段的畫家的作品數不一。在《石渠寶笈》續編中詳細記載每一段的畫家、落款、以及他人的題詩及題跋。此卷後面有兩段跋文，一為陳繼儒題於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年）四月的跋，一為張照題於乾隆丙辰（一七三六年）十一月的跋。卷的包紙上有一張若靄收藏章「清河張若靄晴嵐氏珍翫之章」，裝前隔水題籤為「集翠駢珠」四大字，另加小字「明代雲間十一名流山水小幀，得天題籤，晴嵐珍玩」，乃張照所題。此卷曾於民國七十三年時在台北故宮展出，朱惠良女士在展出期間，曾於《故宮月刊》多期中詳述各段作者與繪畫特色，（註）在此不再贅述。本文所關注的

是此卷中許多未予解密之處，包括收藏與成卷的情形、收藏者之研究等。本文第一段將就畫上的題跋、題詩與印章來推斷此卷的收藏史。此卷在進入清宮收藏前的流傳過程中，應該經過三次裱褙、四人收藏。收藏者依時間先後順序為偶萍禪師、「阜青李氏」、張若靄與張若澄四人，其中偶萍禪師收藏時可能曾經做過兩次裱褙，張若靄做最後一次裱褙，並請張照題跋、題籤，成為此卷最後的名稱來源。本文第二段試論張若靄的收藏印。此卷中其印多達十三個，包括為人熟知與不為人所知的收藏印，尤其「鍊雪」印值得深入探討。本文第三段就此卷卷末的「張塤借看」印，肯定其入清宮前的最後收藏者應為張若靄之弟張若澄。

侯米玲



一、從各小段作品上的紀年、落款、題詩重建 此卷的收藏史：

此卷的小段山水共有五段，每一段間皆有一段小接紙區隔，自卷右而左排列如下：第一段：沈士充、因宏、陳廉，第二段：陳繼儒、趙左、李紹基，第三段：汪明際，第四段珂雪（釋常瑩）與董孝初，第五段為張舒與諸念修，後面接紙陳繼儒跋，上面並有張若靄的騎縫印，最後是張照的接紙題跋，張照段的接紙比前面各段皆高（紙較寬）。從陳繼儒的跋文得知，此卷乃偶萍禪師將所收藏的諸畫家小品裱成長卷後請他題跋。而張照題於乾隆丙辰（一七三六年）的跋文中則提到，此卷乃張若靄購於京師市廟中，之後請他寓目並作跋。

首先試從陳繼儒的跋文以及各段紀年重建此卷的成卷時間與過程。陳繼儒的跋稱：「：諸道侶各寫殘山剩水贈之，遂成小卷：，乙丑（西元一六二五年）四月十一日：」即當陳繼儒作此題跋時，卷中的畫作已於西元一六二五年四月（夏日）以前完成，並被偶萍禪師裱成長卷。但是若一一查驗各段的紀年，早於陳繼儒跋文紀年與月份的作品，只有趙左、李紹基、汪明際、珂雪、董孝初、陳繼儒、因宏、陳廉與張舒等九人：其中趙左、李紹基與陳繼儒在同一段，只有趙左的款有紀年，為庚申年（一六二〇年）二月，可知李紹基的畫約成於此年；而陳繼儒的畫雖未署名，但推測應該與其題跋同一

年，即乙丑年（一六二五年）四月；汪明際的畫為獨立的一小段，畫上跋文為：「乙卯（一六一五年）秋日畫，乙丑（一六二五年）夏日題 汪明際為偶萍禪友。」此段的跋文乍看之下，彷彿是汪明際畫於乙卯年並贈與偶萍禪師，然後在畫成的十年後再為偶萍禪師補題跋，但事實上好像不然。因為整個題跋中，前兩句相臨，最後才是自己的落款，所以較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此畫是汪明際在乙卯年秋日完成，完成時並非為了贈與偶萍禪師。等到乙丑年夏日時，應偶萍禪師之邀，希望能送他小山水以為收藏，於是將十年前的畫拿出來，並題為偶萍禪師。此年的夏日正是偶萍禪師第一次收藏了幾位畫家的作品並且裱成卷之後，請陳繼儒於後接紙題跋，所以陳繼儒的畫與後跋是分開的；珂雪的紀年為辛酉年（一六二一年）清和（四月）、孝初的為壬戌年（一六二二年）中秋；因宏的紀年為「乙丑維夏（四月）」、陳廉的紀年為「乙丑清和（四月）」，但是因為此段的最右邊部分為沈士充作於乙丑年重陽前的畫，故此段應該不在此次，即第一次裱補的長卷內；張舒段的紀年為癸亥（一六二三年）。所以當陳繼儒為此卷作跋時，也就是在偶萍禪師的第一次裱補時，可能只有七人的作品。

晚於乙丑年四月十一日的作品有兩件：沈士充的以及諸念修的畫。其中沈士充的作品紀年為「乙丑重陽前」（九月八日左右），因與因宏、陳廉畫在同一段紙上，且三人中只有他的作品是晚於陳繼儒



閱裝的第一段詩 (4)

沈士充、因宏、陳廉 (自右而左) 等三人的畫 (2)

張照題籤 (6)



陳繼儒、趙左、李紹基 (自右而左) 等三人的畫 (2)



珂雪與董孝初的畫 (1)

汪明際的畫 (1)

雲間十一家山水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偶萍禪師第一次裱褙時間是在乙丑年四月二十一日左右 (1)。第二次裱褙時應為乙丑年重陽之後，增加了第一段沈士充等三人作品 (2)。兩年後請諸念修於張舒與陳繼儒題跋之餘紙處補畫一小段山水 (3)。隔年再請閱裴題三段詩 (4)。在「阜青李氏」收藏時請吳廷禎題詩 (5)。在張若靄收藏時重新裱褙，並請張照題跋與題籤 (6)，為此卷正式命名為《明代雲間十一名流山水小幀》。

(1) (2) (3) (4) (5) (6) 表示此卷收藏史之順序。



閱裴的第二段詩 (4)



吳廷禎的題詩 (5)

閱裴的第三段詩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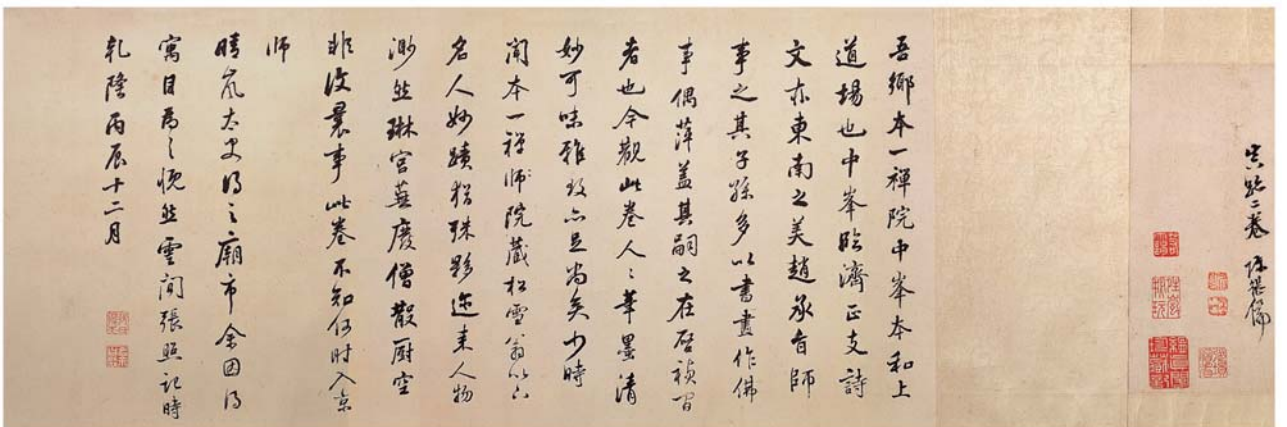


張舒的畫 (1)



陳繼儒的跋 (1)

諸念修的畫 (3)



張照的跋 (6)



「張晴嵐書之收藏印記」與「阜青李氏珍藏」鈐印情形，出現在第一、二、四段的左下角。

的題跋，故推測當時偶萍禪師原本即請因宏、陳廉、沈士充三位同在一小段中作畫，但沈士充因故遲至重陽節前（晚了五個月）才完成，於是使得偶萍禪師在第一次裱褙、並請陳繼儒題跋之後，當沈士充於重陽節前完成畫之後，再將沈士充這三人作品段「接裱」在原卷的前方，成為目前所看到的第一段，這就是第二次裱褙。此次的重裱中，共有十位畫家的作品。

兩年後（丁卯子月，一六二七年十一月），偶萍禪師再請諸念修在張舒段的餘紙上作畫，由於餘紙位置太小，或為了讓畫面看起來較為完整，念修將畫延伸到後方的陳繼儒的跋的餘紙上，若仔細觀察，可以發現樹枝、土坡、樹下小竹都有延伸情形。偶萍禪師從庚申（一六二〇年）至丁卯（一六二七年）歷經七年時間才真正完成目前所見到的十一個畫家作品合輯之山水長卷。

此卷上共有兩個人的題詩，一為「閔裴」，一為「廷楨」。其中閔裴寫了三段詩，分別位於第一段沈士充畫的左上方處、第二段中間趙左畫上、第四段珂雪的畫上。在趙左畫上的題詩中有「戊辰秋日」（一六二八年）的年款。故知，在諸念修畫完畫的隔年，偶萍禪師再請其友閔裴於卷上題三段詩。至於廷楨的詩則無紀年，且只有名而無姓，《石渠寶笈》續編認為此廷楨為康熙時人吳廷楨，後面將再詳述。

至此，似乎十一家山水的收藏史已昭然若揭，

但是有幾個地方仍令筆者費解。第一，在前面各段中，所有畫家在落款時除了對偶萍禪師有不同的尊稱，並多寫道「為偶萍○○寫」、「偶萍○○校正」等，一望便知是為偶萍禪師所畫，但是張舒與諸念修的款卻非如此。張舒段的作畫時間雖然在癸亥（一六二三年），早於第一次裱褙的乙丑年，但是其落款：「癸亥（西元一六二三年）嘉平月為超公禪師寫 張舒」，顯然，此圖是為「超公禪師」而非「偶萍禪師」而畫！難道「偶萍禪師」亦稱「超公禪師」嗎？且在前面第一、二、四段中，皆鈐有「阜青李氏珍藏」陽文印（在下）與「張晴嵐書畫記」陽文印（在上），只有汪明際一小段以及張舒段沒有：汪明際段則只有張若靄的「張晴嵐書畫記」長方形印，未見「阜青李氏珍藏」印。張舒段則是在右下角只有張若靄的「張晴嵐」陰文印，左下角處，即在諸念修與陳繼儒之間則有多方張若靄的收藏印。故筆者一度認為張舒段是在張若靄時才被其收藏的，而汪明際原來可能是被放在與陳繼儒相接的位置，故「阜青李氏珍藏」印並沒有蓋在卷末。但是因為末段的諸念修的畫乃畫在張舒與陳繼儒兩段的餘紙上，諸念修的紀年又無法晚到張若靄的年代，^{註三}所以只好將張舒與諸念修的畫仍視為是在偶萍禪師手上所收藏的作品。筆者猜測，張舒段原為偶萍禪師之友超公禪師所收藏。因為從庚申年開始，偶萍禪師有計畫的收集雲間畫家的作品，故於此期間向超公禪師要了張舒此段，至隔年（乙丑）



四月時才收藏了七位畫家的作品，並決定將之裱補成卷。

第二，關於署名「廷楨」的題詩人。其詩題於董孝初與珂雪之畫之間，詩云：「茅屋低低兩三間，四圍蒼柏對青山，竹床未許閒雲宿，日正斜時便掩關。題信天翁畫 廷楨」。此詩改自明初洪武年間的清洪禪師的詩，原文為：「茅屋低低兩三間，團團環繞盡青山，竹床未許閒雲宿，日正斜時便掩關」^{〔註三〕}。朱惠良女士認為「廷楨」是「時人」，也就是明末之人，而《石渠寶笈》續編中則認為是清初康熙時的「吳廷楨」。吳廷楨，長洲人，字山掄，夙慧工文，康熙癸未（一七〇三年）舉人。後以寄籍被罷。聖祖南巡，獻迎鑾詩，賜復舉人，招入南薰殿，尋成進士，官左諭德。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年）纂修佩文韻府，月令輯要，卒官，有《南村集》、《古劍書屋詩鈔》。筆者認為較可能是清初的「吳廷楨」，則此詩應該是為當時的收藏者「阜青李氏」所題。由此或可證明，明亡後，或在偶萍禪師死後，此卷被康熙時的「阜青李氏」收藏家所收藏，到了乾隆時又流落於廟市而被張若靄所購得。此段題詩較令人不解的是其後的「題信天翁畫」，因為此「信天翁」名號既非屬董孝初，亦非屬珂雪，不知為何如此稱呼？

二、試論張若靄的收藏印——兼論「鍊雪」稱號

此卷中有多方張若靄的收藏印，其中較值得討論的是不為人知的「紅梨主人圖書」陰文印以及「紅梨館書畫章」陽文印，兩印只出現在卷末，前者鈐於諸念修的畫與陳繼儒的題跋中間，上方並鈐有「張晴嵐書畫記」長方形印，後者則鈐於陳繼儒題跋的正文與年款之間。目前尚無法查出張若靄有一間名為「紅梨館」的齋館，但是除了此卷上有這兩方印之外，在《石渠寶笈》三編所載張若靄的收藏《元人臨漢晉各帖》中，也出現了「紅梨館書畫章」與「紅梨主人」兩印章，故應可以肯定這兩個與「紅梨館」有關的印章乃為張若靄所有。

另一個需要澄清的收藏章為「鍊雪」章，此卷中出現兩方「鍊雪」章，一方是「鍊雪」葫蘆章，位於卷首的「張晴嵐鑑賞章」、「若靄」（方形章）兩章的上方，另一方為「鍊雪鑑定」章，位於卷末諸念修與陳繼儒題跋接縫上，作為騎縫印之用，此處另一個騎縫印為「晴嵐」（長型章）。歷來清代的許多關於畫家的著錄書皆稱「鍊雪」為張若靄之弟張若澄之稱號。但是筆者仔細研究之後，發現此應為張若靄之稱號才對。張若靄為雍正十一年進士，乾隆時入值南書房，一直到十一年卒。張若靄擅長書畫，又因為精於鑑賞而任內府的書畫鑑定工作，個人也收藏了許多元明清書畫作品。根據《石渠寶笈》續編的記載，在張若靄的作品中常常出現「鍊雪」章，例如，在其《仿明季各家朱竹書畫》中，出現「張子鍊雪」印章；在《寫生花果》冊中，題款云：「鍊雪

識」，下鈐「鍊雪」章；在《董邦達、李世倬、張若靄、鄒一桂分畫乾隆御製擬古四章詩意圖》中，張若靄的落款下的鈐印也是「鍊雪」。又在其收藏品中除了此卷上出現「鍊雪」章，在《國朝名人集繪》卷與〈沈周畫春草秋花〉卷中，亦出現「鍊雪鑑定」章；更確切的證明，即乾隆為張若澄題〈秋林疊障圖〉的詩中提到「底事林密愛寄情，每看文筆灑然清，生（深）秋庭裡詩為畫，鍊雪齋中弟繼兄」，點出了張若澄乃繼承了張若靄的「鍊雪齋」的事實。張若澄為乾隆十年（西元一七四五年）時的進士，隔年冬仲，兄張若靄猝死，皇上憐憫其父張廷玉已老，便要張若澄代值南書房（清史稿，本紀十一 高宗本紀二）。乾隆對兩人都很器重，曾先後為乾隆畫過〈雪浪石圖〉與〈鎮海寺雪景〉。張若澄雖生年不詳，但據載卒於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年），比哥哥張若靄晚二十多年，所以張若靄的齋館「鍊雪齋」順理成章為張若澄所繼承，而原來為張若靄的收藏品，在其死後也很可能由張若澄所收藏，之後才歸於清宮。可能就是如此，後人才都誤認「鍊雪」為張若澄的稱號。

三、此卷最後的收藏者為張若澄：

前面提到，張若靄的收藏品在其死後可能為張若澄所收藏。此卷卷末的陳繼儒的落款旁有一方「張墳借看」印，也成了此推論的一個重要關鍵證

明。張墳，字商言，號瘦銅、湖莊，吳縣人，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進士，官內閣中書，擅於考證金石及書畫題跋。張墳入宮時張若靄早已去世，則此卷中所留下之觀賞印，必定是透過張若澄而得觀。這顆印的出現更證明此卷在沒入清宮之前應為張若澄所收藏。張墳在當時時常與朝中喜收藏的官員一起品評書畫，依據《石渠寶笈》三編的記載，張墳的「張墳借看」印還曾出現在〈宋揚岳麓寺碑〉上，他有另外兩顆觀賞印「張墳書籤」與「記珠妙墨」，也分別出現在〈明五名家寒山寺募緣疏真跡〉與〈明文徵明仿趙伯駒後赤壁圖〉上。這三個作品的收藏者都是乾隆中晚期時重要的收藏家畢沅，亦可看出其與畢沅的交情匪淺矣。

註釋

- 一．朱惠良，〈雲間十一家山水卷〉，《故宮文物月刊》自民國七十三年十月至民國七十四年七月。
- 二．諸念修活動於萬曆啓禎之間。朱惠良女士認為此諸念修是華亭的諸德祖。朱女士所引用的資料為《明人畫幅集冊》中的第十一幅的款：「怪峰藏閣、遠水孤帆，款己酉（西元一六〇九年）鞠月華亭諸念修寫於秦淮客舍，鈐印二德祖」。筆者另找到一則有關諸念修的記載，即沈同生在為《顏真卿朱巨川告身帖》的作品題款時曾提及，款為：「甲午（一五九四年）七夕前一日吳江沈同生同華亭諸念修、包炳如觀於金昌舟次」，故知其自甲午年開始活動，至丁卯年（一六二七）已經三十三年，最晚也無法晚到張若靄的乾隆時代的丁卯年（一七四六）。
- 三．見明代僧筭庵通問編、居士施浦匯集，《續燈存稿》，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刊行，收於《萬續藏》第一四五冊。本書由施浦蒐集宋末至明代禪門諸師之語錄、傳記、塔銘等，由通問編纂而成。